

五河

五河厘金局長張某，因病於七月三十日夜十時逝世，杭知事希圖兼代，乃於該局長就命之夜，即

時致電謝曉、要求贖代，在廣播電內開，世電悉到，由該局收訖，自應另行派員直接收訖，惟新任未流弊，所有員司，毋得更換云云，杭知事奉電，遂即率領衛隊五十餘名，武裝接印。該局人員，以未奉到財廳電文，未便交代，乃杭知事硬行拘守，將各分卡派人接收，該局人員，迫於情勢，向杭抗事，要求財廳電文一閱，並無兼代文義態度，繼強硬，謂汝縣署毫無識字之人，財廳備飭汝既近監察，何得預預從事，我非五河卡主，任爾苛虐開語，後經局方紳士丁崇蘭調處，杭知事方得回署，乃電告財廳。該局員司把持等情，并將電局把守不稱履隔拍電、屆局人星夜赴臨淮，電告杭知事擅擅印情形，財廳遂即來電撤銷杭知事監視，另委宋斌接充該局局長云。

▲一棺長蓋抱憾歸

（小仙）之族弟，久在山東，充任旅長鎮守使。師長等高等級軍官，資望甚老，建樹頗多，近兩年來院軍失利，自鄭士琦將軍解甲歸田後，院轄著名軍官在山東者，如胡景翼被殺，而解散兵勇，施楚濱平濰花甲，官至軍務科辦，竟至不得其死，吳長植不知何故，被蔣督張宗昌氏所殺，并沒收其財產，其弟吳鶴庵團長，聞亦以馬革裹尸，同歸於盡。吾淮上健兒，丁此遭家不造之秋，當不禁起死復生孤魂之感想矣。則聞吳培庵師長暨轎，近由津浦火車運回廬江府籍安葬，蚌埠陳翼報司令，曾令其部下於吳氏棺木過蚌埠時，要為照料，而某人不卜與吳氏昆仲，有何關係，冒濫一職聯，以贈塔鵲鵲兩副位難兄難弟，語含諷刺，一望而知為度夏奉秋，足見文人舌尖之輕薄矣，茲錄其聯語云，（記當年兩大三日，林林炎炎，野隨同泥污盡，尋花問柳，看此日百頭十萬，乾乾淨淨，計紙得而官伴買，縮縮埋頭，」描其語意，似有所為而言，局外人未易窺其真相，而記者之謂吾皖軍界中人如此收場，如得其然，則哀矜而勿喜，但不獨觀此戰聯者，果出於吾皖人手筆否

本年炎熱過度，實爲歷年所未有，人民因感疫死

亡者，不可以數計。而年歲實大受其影響。綠山已告罄，遂回荒原不能栽插換苗，後竟又回三關一帶。天雨雖晴，秋收上已形不利，乃竟又連三四十餘日，點雨俱無，鄉民已望澤孔殷，豈知毫無雨降。田畝致起地火，已熟之禾苗，忽然變成枯槁，實無法以抵制，近日市農會會長王浚泉，接到此項報告不少，亦可謂天來流行云。

甯邑自治協進會正副會長，業於夏歷六月二十

當場產出，某會長張煥文，與世澤楊揚青三君，均優秀份子，以記者良心主觀，此三君之被選，似不致惹事，嗣因爭執譚幹兩部，職員推選問題，發生誤會，致未同時產出，經過情形，記者已向本報略有披露。二十一日，張會長為融洽各方意見，仍假舞廳舉行聚餐，意在交換各地方意見，極力拉攏，使譚幹兩部，得以選舉，而期成一正式自治機關，詎料是日意見仍保，反對派利用會方式，待至中午，仍不足三分之一人數，即到者亦不簽字，約逾三時，形勢渙散，同時期

協進會，本屬私人團體之機

▲來密去忽之密委

甯甯於夏歷六月二十後，有壽州人丁某，年約五十餘，由西門進城，下榻東門外某棧，休息後，詳詢甯國政治情形，並問警備隊及清鄉辦理事宜，頗不厭煩，一時里巷驚傳，目爲密委，越日南門乘轎到徽州，始終並無見趙知事而趙氏亦

亦藉此密查，而爲將來陞

桐城

△胎兒受教之奇聞 (續)

除家人細心診治外，每屆夜晚，已必然寄禱告家神上蒼，求佑家嚴早日全愈，俾離困苦，一日李妻腹大如斗，奇痛不耐，幾臨盆矣，李君鎮靜精神，並戒止家人申喪，乃能全產，生一男，

觀前鎮及城區東

謂前爲普池首領，商號備此，人烟稠密，邇來天久不雨，乾亢異常，詎料日前該鐵業商號，不戒於火，祝融公大拉旗，延燒十二家之多，聞有客商號間壁，皆焚如，而彼獨安然無恙，人言稱，皆曰祖上降功，自己德性，此說雖云迷信，然不無道理存焉，可憐該鐵精室，悉成焦土，又城區東門外，亦於日前燒有茅屋十餘家，幸得持洋水龍兩架，極力撲滅，未致蔓延瓦房，聞彼火屋戶，悉是窮民，一家嗷乞數口，哭泣之聲，慘不忍聽，兼之亦日饑空，無家可依，望留心慈善，提倡募款，或慷慨解囊，以資周濟，俾彼窮民，得成再生之德，並寄語同胞火燭不可不慎。

鎮溪巧奸耿志壽。次子名六成，年十

故事。昨奉母親命令，偕鄰室王姊家辭行。姊適李氏，居上遊牛膽壩，遂行鄰室同往河湔沐浴。欣然偶俱至溪邊，脫得赤條條，一齊下水，丁此酷暑天氣，愉快非常，總六成口呼着呵。這一箇大魚，他獨自躍向前去，不料滑溜，失足溜入潭內，或沉或浮，一剎那間絕無聲息，鄰室知勢不佳，手揀衣服跑回，報知耿姊，來問約有三里，姊到，見廬集百餘人，六成立於水底，觀者，並無一人撈救，俟憐海開耗而前，躍入潭內，用鉤釣拉出，旣救不及，可憐一命嗚呼。電子無知

亦不難集腋成裘，何至立視作

回，亦可告無罪於社會，乃竟若無視者然，噫，死者日矣，世風日下，道德淪亡，愛書此爲人心

影縣

舒吳二警互相交武之近聞

▲一旅曹營調呼

城區警佐更換
▲警署趙獄之可驚
▲妄造謠言之可悲
▲紅頭印命之可笑
▲滑稽委任之可笑

城區警佐一職，優差也，即以花捐一項而言，每月收入，幾達二百元，原任警佐金星乙，係去年釋獎勳三長警務時所委，迨程氏去職，識者早料其必隨程而俱去，乃金則煞費苦心，其位置站未動搖，今不知何故，被縣長呂仲愷撤，而委其子婿葉載章接充，業經交代清楚，然金之官囊已為之裕，此後家園歸去，亦不失為一富家翁也。按前夜約四更時，監獄內之要犯孫海洲，（字樹坤，寓富戶在某，殺斃其長子，經汪知事馬旅長嚴

獄員陳洗，而陳此時尙在監

聞已逃飛天外，急奔赴縣署，報告汪知事，以爲漏網，計陸續追捕七人、城外河內淹斃一人，並匪犯亦幸於本日下午三時在距城五里之官亭察及警備隊阻蹤追緝，僅於某特懸賞二百元，告馬旅長，一時屬在合肥來回一面分派司法廳知事之位置。恐難不保，如一面用軍用專列則馬馬旅長，

雌黃，動以共產赤化諸名詞

深城二百四十里有金藏家，西山之口鎮也，鐵胡菜，始創頭渠，中紅後，薄有積債，乃改爲鐵一雞貨肆，惟降下無子，僅一弱女，性敏慧，明通書算，凡庫中銀錢之出納，皆女司之，說亦可謂奇矣。雞之爭委禽焉，惟女離生長萬山中，亦微聞婚制自由之說，紀有幾家子雞，雖未習習史，而風度翩翩，絕不類胡耕南畝之農夫，兩家史雖離別，始則互相愛慕繼則暗渡陳倉，卿卿我我，不啻鶼鶼，而首肯之約，卽於此時訂定，未幾女遂爲文君之夜奔，既抵萬家，卽草草中婚，迨女父偵悉，則木已成舟，且以家醜外揚，有玷門楣，遂亦不加深究，有汙某者，爲該族之望，素無賴，適新幾聞，妬胡女之美，乃潛相刺，

而行，女果爲汪所得，萬某

大不敵。而外姓之女，誰肯其以爲己出而居其門戶耶？控告。謂萬某誘拐其女云云，並由汪之族人名南者，向縣署運動，竟判萬某以有期徒刑數月。而萬之族人全體不服，遂上訴於高檢廳，該廳以萬某之是否誘拐，須俟女到庭質訊，以明實，而汪某聞之，極爲驚慌，現擬將胡女毒斃，俾死無對証。將來究屬如何，俟探明續誌，然則惡女之命，可謂薄矣。

矣，

宣 城

▲槍斃盜犯姚老四

本邑東鄉南湖園段某家，於去歲臘月間，被盜搶劫，捉獲鄰村之姚老四，訊據得贓僅幾件布衣，惟殺傷事主，呈率省長於八月八日電飭槍決。

來件

▲安徽郵務管理局七月份招領
無法投遞及無法退還之郵件
開列於後

收件人姓名住址	寄件人姓名住址
安慶天台里陳榮軒先生	徐國政明女校寄
安慶王家塘十三	兩河口茶稅
局吳	
安慶禁烟局甯朝臣先生升	

寄

涇州南城學子

▲異同之爭

▲各有主義，各有我見，各有自謀，各有希望。又無一不極積，各是其主義，各成其我見，各圖其自謀，各鑒其希望，而日肆排異，拓同以爲萬爭，萬惡之焦點。

曼支山不恒無日

其顯者總而言之無非異同之爭而觀內戰不息此十餘年來之擾攘尤競以不容惟我而外一切之所在試

安慶東南中學校招收新生暨插班生廣告

教育部立案
一、名額初中一年級新生一百名初中二年級插班生二十名初中三年級插班生十名二、資格投考一年級須曾在高級小學畢業者投考二年級須曾在初中肄業一學年領有證明書者投考三年級須曾在初中肄業二學年領有證明書者三、納費學費十五元宿費二元雜費二元體育費一元膳費一元制服費八元通車費五角宿舍費五角校工式滄費一元試辦費取否不區還四、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開校日止照算外其餘各費概不退還五、校期隨到隨收六、考試科目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常識七、錄取名額本校報名時須先繳納證書

安慶
雙牌
健生醫院
鼎治花柳限期包愈
新法戒烟毫無痛苦